

楊海明詞學文集

楊海明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第三册】
唐宋词论稿（卷四）

【第三册】 卷四 唐宋词论稿

楊海明詞學文集



楊海明 著

 江苏大学出版社
JIANGSU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唐宋词论稿/杨海明著. —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 2010. 10
(杨海明词学文集; 3)
ISBN 978-7-81130-189-2

I. ①唐… II. ①杨… III. ①词(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唐代②宋词—文学研究 IV. ①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7753 号

杨海明词学文集(第三册)

唐宋词论稿(卷四)

著 者/杨海明

责任编辑/张 平

出版发行/江苏大学出版社

地 址/江苏省镇江市梦溪园巷 30 号(邮编: 212003)

电 话/0511-84440890

传 真/0511-84446464

排 版/镇江文苑制版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开 本/718 mm×1 000 mm 1/16

印 张/17.125

字 数/320 千字

版 次/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1130-189-2

定 价/4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电话:0511-84440882)



总序

自1978年秋师从唐圭璋先生攻治词学至今,忽忽已过30年矣。回首当年,自己本是一位普通的中学语文老师,不意在攻读唐师的硕士研究生、随后又转入高校(苏州大学)工作之后,竟涂鸦出了一大堆评说唐宋词的文字,并在词学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以至我的博士生们现今要为我策划出版这套词学文集,不禁感慨良多。我深知自己既缺乏像夏承焘、唐圭璋等老辈学人那样深厚宽博的学养,也跟不上新时期所涌现出的青年学者那种与时俱进、敢于创新的迅猛步伐,充其量只是一个衔接两代的过渡性人物,因此要出文集,不免有些汗颜。但转而一想,对我来说,这套文集所收的旧文好歹记录着自己在词学研究领域里跋涉过的一连串足迹,把它们整理出来总算做了一番“盘点清理”和“立此存照”的工作,未尝没有一点意义;而对不少读者,尤其是很多青年学子来说,像《唐宋词风格论》、《唐宋词论稿》、《唐宋词纵横谈》、《唐宋词美学》等旧书,由于后来未曾再版过,故在书店难以寻获,因此这次“打包”再版,也可满足他们的迫切需求。基于以上两点考虑,我同意了门生们的建议,由他们分工协作对旧稿作了一定的校订,终于推出了这套词学文集。宋人陈与义曾有词云:“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临江仙》)对我而言,若是改动其中一个字,变成“三十余年如一梦……”,便很能表达此时看到这套文集的内心感受:往事早如云烟,此身也已垂暮;这套文集所收的旧文其优劣、良莠就让读者和后人去评说吧。而我本人则要闲登小阁去享受那为时有限的余生了。

本文集共八册、十二卷。下面,分别对各册内容作具体说明。

第一册由卷一、卷二组成。

卷一《唐宋词风格论》：此卷原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年出版。后来发现，台湾木铎出版社 1987 年盗印过它，易名为《唐宋词的风格学》，且隐去了作者的姓名。韩国新雅社 1994 年将其译成韩文出版，翻译者为李钟振教授。

卷二《张炎词研究》：此卷原由齐鲁书社 1989 年出版。

第二册收录卷三《唐宋词史》。此卷原由江苏古籍出版社 1987 年出版，后由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8 年再版。后者对前者略作修订，主要是改正了一些错字和删除了某些不必要加的引号，内容基本不变。此次再版，依照后一版本。台湾丽文文化事业公司 1996 年出版了它的繁体字版。韩国新雅社 1995 年将它译成韩文出版，翻译者为宋龙准、柳种睦先生。

第三册收录卷四《唐宋词论稿》。此卷原由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出版，其中选录了我自 1981 年至 1986 年间发表的论文 32 篇。

第四册收录卷五《唐宋词论稿（续编）》。此卷为这次所新编的论文集，共收录论文 35 篇，其时间跨度较大（1984 年—2008 年），主要是从《唐宋词论稿》出版以后所陆续发表的论文中选辑而成。其中内容大致分成六类：一是对唐宋词的魅力来源，尤其是其人生意蕴作出探寻；二是对唐宋词的心理内涵作些剖析，兼论“角色转换”对这些意蕴生成的重要作用；三是词论研究，以及我对于词学研究的若干思索；四是从传承和变异的角度来对唐宋词进行文化考察；五是读唐宋词的一些心得，它们所涉及的问题较多；六是其他方面的一些文章，其中既有两篇论宋人散文的文章，还有三篇论析夏承焘先生治学历程和回忆唐圭璋、段熙仲先生往事的文章，收录这后三篇主要想借此表达对先贤的缅怀之情。上述 35 篇文章，以前散见于各种报刊之上，此次结集出版，可省读者查检之劳，姑取名为《唐宋词论稿（续编）》。

第五册收录卷六《唐宋词美学》。此卷原由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8 年出版。

第六册由卷七、卷八、卷九、卷一〇组成。

卷七《唐宋词纵横谈》：此卷原由苏州大学出版社 1994 年出版。台湾丽文文化事业公司 1995 年出版了它的繁体字版，易名为《唐宋词主题探索》。

卷八《宋词趣谈》：此卷原由台湾业强出版社 1997 年出版。它的学术性不强，但趣味性和可读性尚可，因大陆读者不易读到，故在此再版，可供非专业的读者阅读消遣。



卷九《李璟·李煜》:此卷原由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9 年出版,为其“插图本中国文学小丛书”中的一种。

卷一〇《东吴绛帐履痕——序跋选录》:此卷收录了我为学生们的学术著作写的序跋。

第七册收录卷一一《唐宋词与人生》。此卷原由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出版。

第八册由卷一二、附录组成:

卷一二《宋词三百首新注》:此卷原由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 年出版。合作者刘文华女士乃是我的妻子,不幸已于近时病逝。几十年来,她在生活和工作上助我良多。今日再版此卷,也作为对她的一种悼念。台湾丽文文化事业公司 1995 年据此重排,出版了它的繁体字版,易名为《宋词三百首鉴赏》。

《附录》四种:一是崔海正教授所写的《论唐宋词专家杨海明——当代词学家系列研究之一》。二是曹辛华博士所写的《杨海明与唐宋词研究的深化》。这两篇文章的撰写,其作者事前事后都未与我本人作过沟通,完全是他们个人意见的表述。照我看来,其中颇多溢美之词而缺少中肯的批评,实在愧不敢当。但它们却能从一定程度上揭示我的某些研究“特色”,可供我自己反省并供读者参考。而除此之外,很多师友(如曹济平先生、潘树广先生以及刘扬忠、肖瑞峰、王兆鹏、刘尊明等先生)和学生(如邓红梅、赵梅、闵定庆、钱锡生、王晓骊等博士以及浙江大学的张锦同学)也曾为我的一些论著写过书评,但因篇幅的关系,这里就不再收录,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和诚挚的歉意!三是王晓骊博士所记录的《背靠遗产 面向当代——杨海明教授词学访谈录》,它概述了我从事词学研究的历程以及研究唐宋词的若干心得体会,也可提供给读者阅读。四是张幼良博士所撰《瞬间三十年——杨海明先生学术年表》。

正如开头所说,我在这 30 年左右的时间内竟不意涂鸦出了一大堆评说唐宋词的文字,其间的甘苦辛甜,自然一言难尽;而文章的优劣良莠,也心知肚明。总的来说,由于我的写作往往率性而发,主要凭兴趣和“感悟”,而不耐作缜密细致的思考,因此文章中的疏漏和缺陷(甚至错误)自然难免,还望读者多多指教!另外,由于我往往是先写成一篇篇单篇论文,以后又把这些论文中的观点和材料融汇在后来的专著中间;而在撰写单篇论文时,因每篇文章都要自成一个独立的“单元”,故而有一些观点和例证有可能会在全书中多次出现,或许会令人产生

啰唆重复之感。这里谨表歉意。再者,由于这些文章写于不同时期,早期的文章并不像现今那样讲求“学术规范”,故而现在读来肯定不够“规范”,不够严谨。这点也请读者鉴谅!追昔抚今,如果说这套文集所收的一些旧文,在“文革”结束不久、新时期刚刚开始阶段或许曾有某些“闪光点”使人眼目为之一亮的话,那么时至今日恐就早已平淡无奇,甚至黯然失色了。所以我十分清醒地将自己定位为新旧时期转型阶段的一位“过渡型”的研究者,而词学研究的崭新局面和崭新气象则期待着后来者们去努力开启和努力创造——这也是我作为一名曾经的词学研究者所殷切期望的。

最后,要对引导我走上研究道路并给我以提携指导的唐圭璋师、孙望师、段熙仲师、吴调公师表示深切的悼念与感谢;对大力促成本文集出版并付出辛勤劳动的我的博士生们(曹辛华、曹志平、孙虹、薛玉坤等)表示深深的谢意,拙著引文均由他们重新查核,并详为注出;特别应该提出的是,陈国安博士在本文集的出版过程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其热情与认真令我十分感动,特在此也表示郑重的感谢;对大力资助本文集出版的江苏海门市教育局副局长许新海博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支持本文集出版并花费很多心血的江苏大学出版社的总编芮月英女史和图书编辑部主任顾正彤女史表示深深的敬谢之心。

杨海明

2010年10月



目 录

总序 / 001

【 卷四 唐宋词论稿 】

序言 吴调公 / 003

“词境”:向着抒情的深度开掘

——论晚唐五代的“词代诗兴” / 005

论唐宋词中的“忧患意识” / 018

试论唐宋词所浸染的“南国情味” / 030

“诗词有别”——城市经济带给词的印记 / 041

唐宋词艺术趣味—艺术风格谈 / 049

试论宋词题材狭窄的原因 / 058

论唐五代词 / 067

“心曲”的外物化和优美化

——论温庭筠词 / 076

论冯延巳词 / 086

论“以诗为词” / 096

略论苏轼在宋词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和影响 / 104

张舜民和他的词作 / 111

论秦少游词 / 114

论晁补之词 / 126

说赵鼎的词 / 133

论朱敦儒的词 / 136

读李清照词杂识 / 146

论辛派爱国词中的“狂放”精神 / 152

幽韵冷香白石词 / 159

论爱国词人刘克庄的词 / 169

论张炎的词 / 178

宋代词论鸟瞰 / 190

论王灼的词学观点 / 205

胡仔的生平、家世及其词学观点 / 211

“宋人选宋词”研究 / 219

从厉鹗《论词绝句》看浙派词论之一斑 / 226

李清照《词论》不提周邦彦的两种探测 / 234

关于蒋捷的家世和事迹 / 239

王沂孙生卒年新考 / 242

张铉卒年考 / 247

张炎家世考 / 249

张炎北游之行探测 / 257

后记 / 264

再版后记 / 266

【唐宋词论稿】



卷四



序 言

我从少年时代起就爱读词、填词,但未触及词论。后来在教古代文论时,读过一点儿词论,但所知不深。结合古代词作与诗作特质的比较,结合自己写词和读词的体会,结合古代词论、词史中一些主要问题的争议,经过初步揣摩,现在我有这么一个想法:词学研究虽说涉及的范围极广,问题很多,但千头万绪中,“词境”问题,似乎应该是个“一以贯之”的研究核心。这正因为,通过词境的创作角度,可以探讨词人的个性风格;通过词境的音乐性研究,可以了解从诗体中脱颖而出这一韵文新体之所以侧重优美性以及抒情性的原因;通过词境的长短参差和婉曲形容,可以揣摩到这一种文体境界恰因其“长短句”而富于艺术的张力。特别是突出词境之于晚唐五代,更明确了这一个时代的词究竟给予了后代哪些深远影响。这样,我们就不会把眼光局限于词的本身,而可以把握词的抒情性特浓这一个契机,看出作为中国历史上渊源已久的“言志”和“缘情”两大潮流的起伏。在晚唐五代的“词境”舒展后,“缘情”文学即出现了一往无前的优势,绝非偶然。真正的抒情的文学,甘以“小技”自娱而毅然与诗文分野的文学,带着南方传统特别是具有南方民歌特色的文学,烙印着城市繁荣和广大市民由于冲破禁欲主义闸门从而热爱生活 and 充满人间色泽的文学,都一一出现了。

这是中国美学史上“缘情”艺术长足发展的一个里程碑。在这以前,虽然有人说过“诗缘情以绮靡”的话,出现过风华绰约的六朝小品,也崛起过“自贻”的“宫体”和温、李一派的绮丽婉约的诗篇,然而这些都还说不上标志着一定时代审美风气的新文体的崭露头角。只有晚唐五代词的出现,它的境界才有那么巨大的魔力——几乎与“盛唐气象”相颀颀的艺术效应,由雄浑转而为婉约,一前一后,成为各有千秋、各具异彩的局面。

这就不仅仅是诗以外而有词之兴起的问题了。它关系到心灵史上的这一嬗变——人们对艺术的审美情趣有所转变,有所丰富。

人们需要对内心世界细致地反观和对细微的生活题材着意猎取而又从容不迫地加以表现。

人们需要在戍边、游侠、执金伐鼓、跃马横戈以外,得到一点儿心灵滋润和精神舒散,在繁弦急管之外调弄起婉转错落的檀板。

对于这些深微境界的漫游是有好处的,它可以使我们了解中国的表现型文学中依然有两种境界的分野,即诗、词有别,也使我们了解“缘情”思潮的高涨与“词境”的丰富相表里。这样,我们对词的研究就可以获得宏观之乐了。抓住“词境”的总关捩,我们就可以把握词的音乐美和图画美,把握词体在内容和形式上的种种带有倾向性的演变和各家不同的“缘情”特色了。

要做到这样的宏观把握是不容易的。我有此心而无此力。但海明同志的论集却已闪示出这一个大手笔的端倪的光辉了。他把词放在传统“言志”和“缘情”的历史长河中考察,看出了晚唐五代出现的这一个新的文体在“缘情”上的序幕作用,看出了由特定时代社会审美情趣凝结而成的“词境”所包含的各种内涵,还看出了“缘情”特色的历史演变和地区特色二者所形成的一个立交点,如把作为时间范畴的宋代和把作为空间范畴的“南方文学”结合起来研究。这都是使我为之心折的。

当然,他的把握“词境”关捩,也并没有忽视微观。如他对张炎的北游做过探测,对蒋捷的家世、事迹也做了一些考证。然而这些方面的研究工作,也都是在不同程度上从有助于对作家词境的了解出发,或者是结合着词境的某几个侧面进行的兼具内、外证的考辨的。

《庄子·天下》篇说,“智者”是能“观于远近”的。海明同志的这本论集,不也可以说是“智者”之书了吗?

海明同志是一代词宗唐圭璋先生门下的第一届研究生,渊源有素,加以他的好学深思,所以学习时已崭露头角。毕业后数年间,对词学的研究更是突飞猛进、成果累累,既能汲取新潮,体现面向现代的文艺科学的新精神,又能承传和完善乾嘉方法。他的这种治学之道是我所向往、躬行,也是我愿为之津津乐道的,故为序。

吴调公

1986年9月8日



“词境”:向着抒情的深度开掘

——论晚唐五代的“词代诗兴”

古代诗歌史上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

“诗”至晚唐五代,已呈逐渐衰歇之态。尽管它有过盛唐时如日中天、中唐时色彩绚丽的美好“过去”,然而这时却显出夕阳虽好、时近黄昏的西沉光景来了。但是就在它于下一朝代东山再起之前的这一段夜空中,“词”却像一钩妩媚晶莹的新月一样,升起在文坛的地平线上,带来了一番新的光景、新的气象……这一发生在晚唐五代时的“词代诗兴”,真是古代诗歌史上一个令人既感兴趣又觉费解的现象!

早在南宋初期,王灼就注意到了这种现象。他说:“唐末五代,文章之陋极矣,独乐章可喜,虽乏高韵,而一种奇巧,各自立格,不相沿袭。”^①这里,他已敏锐地提出了“诗陋词巧”的问题。嗣后不少论者对此进行了探讨,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三种代表性看法:

一是“不可知”论或者“关乎世运”说。例如陆游曾说:“诗至晚唐五季,气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长短句独精巧高丽,后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晓者。”^②

二是“下降”说。宋人常把词称为“诗余”,即是这种论调的典型体现。所以直到清代,《四库提要》还说:“《三百篇》变而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层累而降。”^③从某种意义来讲,这实在是一种保守和倒退的文学观。

比较通达的说法则是王国维的“打破习套”说。他说:“四言敝而有《楚辞》,《楚辞》敝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敝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

① 王灼:《碧鸡漫志》卷二,见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82页。

②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二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14页。

③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八,中华书局,1965年,第1807页。

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①这就坚持了文学的进化论,并提出了新兴文体中必藏有旧文体所欠缺的某些新东西的正确命题。

但是,即使是王国维的意见中,也还存在着某种缺陷(如他把文体推陈出新的原因仅仅归结为少数作者的主观意愿,即是一例);而相反的,在他前面的那两种显然是错误的意见中,却也还包含着一定的合理因素。这就需要我们加以科学地“改造”和利用。吸取上述三种意见中的有益部分,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认识:

(1) 晚唐五代的“词代诗兴”(确切地说,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是晚唐五代文人小令的继“诗”而盛兴),绝不应看做诗的“下降”,而应该视作诗的继续“前进”。

(2) 词与诗都是抒情的文体,前者和后者之间确实存在着血缘的继承关系,从这点来看,词为“诗余”也还说得上。但词虽是诗宽广浩瀚的河道中分泄而出的一股“余波”,但它却并非单纯是诗的一种“缩小”或“变窄”,而是前者朝着特定方向的一种“延伸”和“深化”。

(3) 晚唐五代小词的勃兴,固然与少数作者的尝试、革新有着直接的关系,但这少数人的举动却又并不全属偶然性的事件,在它后面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换句话说,此事确实“关乎世运”。

谈到这里,我们不由得会联想到刘勰的几句话:“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原始以要终,虽百世可知也。”^②只有紧紧抓住“世情”和“时序”的问题,才能揭开文学体裁和风格演变的奥妙。对于晚唐五代所发生的“词代诗兴”,同样也应作如是观。

《香奁集》——由诗变词的过渡形态

词曲原是民间首创的新文体。但是,那种首先由平民群众所创造的民间词(例如敦煌曲子词中所保留的部分作品),却还只是一些粗糙形态的词。只有到了晚唐五代文人笔下,才出现了比较精致的词。从意境和风格的内涵来看,晚唐五代文人所作的小令词和真正的民间词之间,其实存在着不小的差别。相反,它与晚唐的小诗之间,却有着相当惊人的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它不过是晚唐某

① 王国维:《人间词话》,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218页。

②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见陆侃如、牟世金译注《文心雕龙译注》,齐鲁书社,1995年,第542页。



些诗歌的“变种”。正是在晚唐某些小诗中,已经逐步演变和延逗出了晚唐五代的人文小令的“词境”!

对于这一点,清人田同之早有敏锐的发现。他说:“诗词风气,正自相循。贞观、开元之诗多尚淡远;大历、元和后,温、李、韦、杜渐入《香奁》^①,遂启词端。”^②《香奁集》是晚唐韩偓的诗集。就在这部诗集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诗向词过渡的遗痕,看到词从诗中分化而出的嬗变轨迹。

《香奁》一集,至少在以下三方面有着令人注目的地方。而这些地方,正就表现出了它和晚唐五代词的某些共同点。

一是题材的艳情化。

《香奁集》共存诗百首左右,其内容全系对于恋情的追忆和描写。“前欢往恨分明在,酒兴诗情大半亡”(《旧馆》),这与《花间》、《尊前》这两部词集的主题“春病与春愁,何事年年有?半为枕前人,半为花间酒”(孙光宪《生查子》)是多么的一致!读一读韩氏的《闺情》(“轻风滴砾动帘钩,宿酒犹酣懒卸头。但觉夜深花有露,不知人静月当楼。何郎烛暗谁能咏?韩寿香焦亦任偷。敲折玉钗歌转咽,一声声入两眉愁”),读一读他的《五更》(“往年曾约郁金床,半夜潜身入洞房。怀里不知金钿落,暗中唯觉绣鞋香。此时欲别魂俱断,自后相逢眼更狂。光景旋消惆怅在,一生赢得是凄凉”),我们不是仿佛可以从中感受到温、韦词的风韵吗?温庭筠词云:“金雀钗,红粉面,花里暂时相见。知我意,感君怜,此情须问天。香作穗,蜡成泪,还似两人心意。山枕腻,锦衾寒,觉来更漏残。”(《更漏子》)韦庄词云:“记得那年花下,深夜,初识谢娘时。水堂西面画帘垂,携手暗相期。惆怅晓莺残月,相别,从此隔音尘。如今俱是异乡人,相见更无因。”(《荷叶杯》)与韩诗一样,他们写的都是幽会、别离一类情事,题材既大致相同,风格又如出一辙,几可视为姐妹之作。

又如,韩氏的三首杂言小诗《三忆》,与温庭筠的七首描写妇人服饰起居、举止行动的《南歌子》词,无论从构思格局,还是从辞藻色彩看,都鲜明地带有香艳文学的印记和特色。

二是抒情的细腻化。

诗歌本以抒情作为自己的主要艺术手段。但同是抒情,在手法上却有粗线条和细腻化的分别。例如李白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和杜甫的“忧端齐终南,洊洞不可掇”,就属于那种元气淋漓的粗线条式的抒情,而晚唐诗

① 这里指的是诗集《香奁集》(词集也有同名者)。

② 田同之:《西圃词说》,见唐圭璋《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452页。

中却多以描写细腻的官能感受和幽微心境作为抒情的主要任务。韩偓《香奁集》诗,就深以“榨取”、“回收”自己从艳情生活中感发的惆怅情绪作为写作的乐趣,并从抒发这种莫可名状的怅触、迷惘之情中得到津津有味的艺术快感。所以他的抒情笔触就尽量地向着心境的深曲处延伸。请读:

风流大抵是张张,此际相思必断肠。云薄月昏寒食夜,隔帘微雨杏花香。(《寒食夜有寄》)

在这里,诗人并未细写他和“她”以前欢情中的种种具体情节,而只是含蓄地描写了“她”内心深处的那种怨郁悱恻的状态。仅从“云薄月昏寒食夜,隔帘微雨杏花香”两句,就使人联想到温氏那首有名的《菩萨蛮》:“南园满地堆轻絮,愁闻一霎清明雨。雨后却斜阳,杏花零落香。无言匀睡脸,枕上屏山掩。时节欲黄昏,无聊独倚门。”二者在意境方面多么相似!后者既像是前者的“稀释”(从境界的化开看),又像是它的“浓化”(从抒情气氛的加强看)。它们在抒写心绪的细腻、婉曲方面,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再如韩氏的《绕廊》诗:“浓烟隔帘香漏泄,斜灯映竹光参差。绕廊倚柱堪惆怅,细雨轻寒花落时。”一切是那么轻,那么暗,那么细,那么静。诗人在这里着力描摹的,只是那种极为幽微深细的“心绪”、“心曲”,而不是其他。同样地,温氏的《菩萨蛮》中诸如“花落子规啼,绿窗残梦迷”、“春梦正关情,镜中蝉鬓轻”之句,所写的也全系这一番迷离惆怅的“心态”。这种努力朝着抒情的细腻化发展的趋向,正体现着晚唐五代诗歌的一种共同的时代特色。(当然,除此之外,细心的读者还可以进而觉察到另一方面的问题,那就是:句式参差而又“倚声”可歌的“词”,比之句式整齐而以吟诵为主的“诗”来,在抒情的“曲尽其妙”上,更有着自己的某种“方便之处”。)

三是诗体的趋“短”、趋“轻”。

短者,指篇幅之短小;“轻”者,指“质地”的轻巧。《香奁集》中,长篇的古体诗数量绝少,而占极大比重者则是律诗和绝句(后者尤多)。绝句体制短小灵巧,又常被唐人用以配乐歌唱,在此两方面均与“小词”十分相近。所以《香奁集》中就出现了“亦诗亦词”式的作品。比如下面这首《懒卸头》诗,《全唐诗》就注明为“一作《生查子》(词)”:

侍女动妆奁,故故惊人睡。那知本无眠,背面偷垂泪。懒卸凤
凰钗,羞入鸳鸯被。时复见残灯,和烟坠金穗。

王国维说:“唐人诗词尚未分界,故《调笑》、《三台》、《忆江南》诸调皆入诗集,不独《竹枝》、《柳枝》、《浪淘沙》诸词本系七言绝句也。”他明确指出,韩偓之